一周观察

狸猫太子斗戏场 扇起桃花粤韵长

文/羊城晚报记者 黄宙辉
通讯员 林楷虹 文瑶 祝燕彩

粤剧《桃花扇传奇》剧照，柯超杏（右二）饰李香君 文瑶 摄

最近，羊城粤剧舞台的锣鼓声再度响起，传统经典剧目、新编粤剧纷纷登场让“饿”戏好久的粤剧迷过足戏瘾。

新闻背景

5月9日，粤剧《桃花扇传奇》在江南大戏院公演；5月13日、14日，粤剧《狸猫换太子》（上、下集）在广东粤剧艺术中心开演；5月18日，新编小剧场粤剧《胡不归·颦娘》在南方剧院首演……最近，羊城粤剧舞台的锣鼓声再度响起，传统经典剧目、新编粤剧纷纷登场让“饿”戏好久的粤剧迷过足戏瘾。在睇戏的同时，观众也发现粤剧演出有了些许的变化。

今年3月举行的广东省艺术创作工作视频会议提出了今年艺术领域的重点任务，其中就包括：集中展演一批经典剧目、当红剧目和新创剧目；抓好小型舞台艺术精品的创作生产。最近粤剧舞台的演出正好契合相关要求，令人期待。

壹 经典复排：致力传承 观众叫好又叫座

长演24年 场场火爆

本次演出的剧目粤剧《狸猫换太子》（上、下集）是广东粤剧院一团的经典保留剧目。该剧讲述了一个关于正义、忠烈和良心的故事，宣扬了正义，歌颂了美德。因为明义理志高尚，小人物也能撑起一片天——皇宫里最为卑微的太监陈琳和宫女寇珠，不畏强权，出谋划策才改变了尚在襁褓的宋仁宗的一生。自1998年首演以来，该剧上演至今已经24年，场场演出都十分火爆，深受观众喜爱。

在情节设置上，该剧“场场有戏、环环相扣”，一波三折，引人入胜。比如“审妆盒”一场，一个小小的妆盒，以其特殊设定而牵动了全场所有人的心，戏中人事关生死的明争暗斗，戏外人对戏中人命运的关注，一张一弛的戏剧气氛吊足了观众胃口，令人拍案叫绝，演出现场掌声不绝。

传统戏、“宫斗”戏、千古谜案、善与恶、正与邪、超强阵容主演……该剧具有的众多标签，吸引了众多戏迷捧场。记者现场留意到，除了“白发观众”外，还有不少年轻人甚至六七岁的小朋友前来观看。资深老戏迷陈先生与老伴看得津津有味，他告诉记者，这个剧他已记不清看过多少遍了，每个细节都非常熟悉。尤其是“审妆盒”“审郭槐”等几场戏，值得细品。

名家“斗”戏 观众享受

两晚的演出共长达6个小时，广东粤剧院一团以3位梅花奖演员、8位国家一级演员、9位国家二级演员的超强主演阵容倾情演绎。曾小敏、蒋文端、彭庆华、文汝清领衔主演，林家宝、李虹陶、岑海雁、郭建华、王燕飞、冼鉴棠、吴泽东、李佩麟、谢伟新、王庆洪、洪梓铧、梁筠菱、梁晓莹、朱红星、翟春燕、玉龙等联合主演。名家新秀在台上“斗”戏，让观众看得很享受。

复排演出团队介绍，该剧的人物个性非常鲜明，加之本次的主演们对戏、对各自饰演的角色都比较了解，也都有自己的独特艺术风格，使得角色的经典性和演员自我能动性交融、发挥，呈现出令人惊叹的艺术效果。如：文汝清扮演的陈琳聪明机智、从容自若，能化险为夷；彭庆华扮演的陈琳大智大勇、舍生取义，敢以炮烙之刑证丹心；曾小敏扮演的寇珠伶俐可爱、正直善良且忠烈勇敢，为护陈琳与太子性命，甘愿舍身去命，节义堪嘉；蒋文端扮演的李妃温婉美好，将母爱的恩深情重演绎得淋漓尽致。每个人物都有血有肉，有情有义，感动人心。

《狸猫换太子》剧照，曾小敏（左二）、文汝清（左一）分别饰演寇珠、陈琳 薛才焕 摄

点评

广东粤剧院以鼎盛的演出阵容，重新打磨、隆重推出的上下卷大戏《狸猫换太子》，的确是个能使新老观众都一致叫好又叫座的精品剧目。它不但思想内涵丰富、剧情曲折感人，而且角色行当齐全，唱做表演俱佳，将传统戏曲的功能和魅力发挥得淋漓尽致。

作为粤剧老兵，对广东粤剧院年青一代致力传承、发展传统艺术所取得的优异成绩表示由衷的敬意。

——广东粤剧院老艺术家、一级编剧、《粤剧表演艺术大全》执行副主编何笃忠

粤剧《胡不归·颦娘》剧照，陈骏旻（右）饰萍生，莫燕云饰颦娘 文瑶 摄

贰 新编移植：孵化重构 打造小剧场精品

结合时代审美 重新阐释原著

广州粤剧院最近上演的两出戏，都在创新上下了大功夫，体现出粤剧人不断探索的精神。

粤剧《桃花扇传奇》根据古典名著《桃花扇》改编。《桃花扇》是清代文学家孔尚任创作的传奇剧本，其“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深刻主题打动人心，问世三百余年来长演不衰。《桃花扇传奇》是广州粤剧院与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合作的又一部“广州市戏剧创作孵化计划”剧目。该剧以明末清流文人侯朝宗和秦淮歌姬李香君的离合之情为主线，揭示了弘光小王朝兴亡的历史面貌，歌颂了对国家忠贞不渝的民族英雄和底层百姓，展现了明朝遗民的亡国之痛。剧作遵循孔尚任清醒、超脱的历史态度，延续了原作“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艺术底色。

在《桃花扇传奇》中，创演团队细心雕琢李香君、侯朝宗的艺术形象，希望能以深厚的历史内涵、感人的艺术形象支撑作品的深度，并以润物无声的姿态走入观众的心灵。该剧导演曾秋玲介绍，粤剧《桃花扇传奇》试图结合时代审美重新阐释原著故事。相比于原著，该剧更为集中地去展现侯李的爱情，注入更多的情感关怀，以情出发，回归人性，让爱国情怀自然而然地流淌。

改编传统经典 吸引年轻观众

传统经典粤剧《胡不归》由冯志芬编剧，粤剧泰斗薛觉先与上海妹、半日安等粤剧名伶创作于上世纪30年代末，历演将近一个世纪而长盛不衰，不仅是薛派艺术代表作，更堪称粤剧戏宝、剧坛一绝。剧中“慰妻”“逼媳”“哭坟”等唱段是粤剧戏迷至今仍流行传唱的经典粤曲。

新编小剧场粤剧《胡不归·颦娘》改编自传统经典粤剧《胡不归》，由广东省艺术研究所、广州粤剧院联合出品。该剧将一个批判封建迂腐孝道文化的故事，改编为更符合当代观众理解的婆媳之间、女性之间、夫妻之间、母子之间冲撞的作品。编剧陈建忠介绍，该剧与原剧最大的不同是其从女性视角出发，试图发掘原作女主人公颦娘被遮蔽的遭遇、情感、心理轨迹和个性，以她的视角去审视家庭生活中的女性困局，审视爱情和婚姻以及家庭伦理关系，达到观照现实的意义。

小剧场戏曲已成为当下戏曲发展的一种新方向。广东省艺术研究所所长王炜认为，小剧场戏曲有助于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走进剧场，了解传统艺术，有利于推动粤剧的传播交流。广州粤剧院董事长花利红表示，期望《胡不归·颦娘》能通过打造小剧场合作模式走出一条新路子。

卢文斌（右）饰侯朝宗，柯超杏（中）饰李香君 文瑶 摄

粤剧《胡不归·颦娘》剧照，陈骏旻（中）饰萍生，莫燕云（左）饰颦娘 文瑶 摄

点评

《胡不归·颦娘》这部小剧场粤剧，剧情线重新调整，更集中地聚焦于两代人各有不同的“坚守”而导致的尖锐冲突。年青一代坚守自由恋爱和自主婚姻，老一代坚守“诗礼传家”和“母慈子孝”。

编创人员在组织戏剧矛盾时能够利用多种艺术手段呈现双方的价值冲突，同时，展示双方的内心世界。舞台简洁，人物关系并不复杂，而人物内心的期盼与焦虑、妥协与抗争、执拗与取舍，相继融入剧情，而且纠缠在一起，观众也会跟随剧中人的情感起伏而产生共情效应，体验到小剧场演出情感与思辨的矛盾统一。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董上德

艺廊

博物馆的力量 万物皆可NFT

文本整理/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上新展：世界博物馆日，广东精彩纷呈

每年的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2022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的力量”，即博物馆有能力改变我们周围的世界。

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前后，广东多个博物馆上新展。包括但不限于：广东省博物馆（广州鲁迅纪念馆）的《丝路光华：粤陇文物精品联展》《绘冠南天——粤藏宋元书画特展》；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的《农民运动的摇篮——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历史陈列》；广州艺术博物院的《艺海藏珍——广州艺术博物院藏历代绘画精品展》；海丰红宫红场旧址纪念馆的《中国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时代楷模彭士禄生平展》等。

新文创：文博数字文创推动“双创”

5月18日，《广东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展》在“5·18国际博物馆日”广东主会场肇庆市博物馆拉开帷幕。

近年来，广东省内各地文博单位围绕岭南历史文化资源，秉持“让文物活起来”“把博物馆带回家”，传承好优秀历史文化的根本宗旨，积极推动广东文博资源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进文创工作取得成效。

当天，主办方发布了广东多家博物馆陆续上线的21款数字藏品。这些数字藏品在支付宝鲸探、阿里拍卖等多个第三方平台销售，合计发行数量约65000份。

醒狮系列文创

新书发布：多位文学大家出新作

贾平凹长篇新作《秦岭记》推出。《秦岭记》中，贾平凹以笔记小说的形式讲述了近六十个秦岭故事。他书写秦岭山川里隐藏着的万物生灵，河流里流淌着的生命低语，万千沟坎褶皱里生动着的物事、人事、史事。当被问及将作品命名为《秦岭记》的原因，贾平凹谈道：“秦岭最好的形容词就是秦岭。”

孙甘露则推出长篇新作《千里江山图》。小说正文34章，全书24万字。从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打捞出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用文学的方式去想象和呈现它的过程，重聚散落于历史尘埃中的理想主义者，塑造他们的精神和血肉。

《秦岭记》

文艺创作：湾区文学新力量出列

5月18日，“湾区城市与青年创作”文艺论坛在广州举行，来自湾区各大高校、文化研究组织、文学社团的青年学者、作家代表就以上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

论坛现场，林岗、江冰、张均、白杨、陈桥生、郭冰茹、张丽军、赵普光、龙扬志、郑焕钊、彭贵昌、唐诗人等评论家及青年作家们围绕湾区叙事、城市文学、主题创作等话题发表了各自的观点，重点挖掘了青年作家创作所呈现的新面貌、新气象。

拍卖：春拍成绩瞩目，市场信心回来了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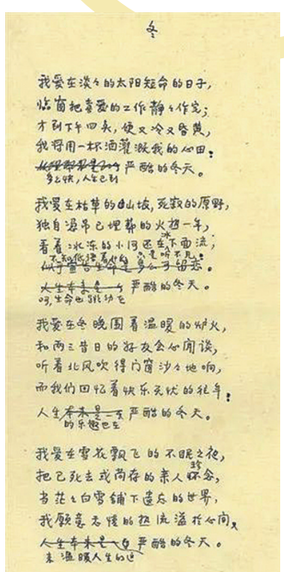
近一个月来，各大国际拍卖行陆续举办艺术品春季拍卖会，多件重要艺术家作品成交价格喜人。其中包括但不限于：张大千《仿王希孟千里江山图》，最终以3.2亿港元落槌，加佣金以3.70495亿港元成交，再创张大千拍卖最高价纪录；米开朗基罗首幅已知的裸体习作《男子裸体与人物素描》以2316.2万欧元成交，约合人民币1.64亿元，创米开朗基罗个人最贵作品纪录。

讲座

作家如何写出一种普遍的存在

文/羊城晚报记者 孙磊

西南联大时期的现代主义诗歌在上世纪40年代乃至中国新诗史上都占有重要的一环。近日，“抒情的复调——西南联大现代主义诗群的抒情诗学”学术讲座在线上举行，来自暨南大学文学院的唐诗人副教授和诗人冯娜，与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的博士后高旭就“抒情的现代性”“诗歌的个人史与时代史”“诗歌如何介入历史”等主题进行了深入对谈。



穆旦手稿《冬》

高旭：新的时代是需要新的情感

二十世纪40年代的昆明，一批诗人如穆旦、杜运燮、袁可嘉等积极介入现实，以诗歌回应战争经验。诗人选择现代主义的技巧和方式，首先是因为全面抗战的爆发带来了私人经验的公共化，也使得诗歌与现实的关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调。

正如陈残云在1939年发表的《抒情的时代性》一文里所强调的那样，“新的时代是需要新的情感”，因此，诗人们普遍面临一个抒情范式与抒情策略的改变。其次，汉语新诗“纯诗化”的内在发展脉络，也要求诗人们不再沉溺于个体情绪的直接宣泄，而更多采取知性的方式来沉淀情感。

这一时期的创作，明显受到了西方现代主义诗人如W·H奥登、T·S艾略特、保罗·瓦雷里、里尔克等人的直接影响。另一方面，西南联大现代主义诗人的创作，也积极接纳了传统诗学中的理论资源，体现出了强烈的本土性。四十年代西南联大诗歌群的写作实践，就是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在本土与西方之间寻找一个有益的平衡。

西南联大现代主义诗群的抒情风格，较之三十年代有了显著的变化，这体现在抒情主体的变迁、抒情意象的反叛和抒情策略的变化三个方面。具体来说，这一诗人群体的抒情主体，不再是个体的“我”而呈现出复杂的多重身份的“我”，也就是“抒情的复调”。

同时，抒情意象也有了变化，诗人们善于将抽象的哲理熔铸为具体的象征意象。在抒情的方式上，诗歌不再是个体情绪的表达，而是与现实有着紧密的关联。比如穆旦的诗歌《防空洞里的抒情诗》，使用了大量与战争息息相关的词语，在反讽的语调中，形成修辞的陌生化，也体现了穆旦所说的“新的抒情”。

唐诗人：把握一个时代的精神史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现代主义诗歌的本土化很大程度上是在二十世纪40年代完成的。尤其穆旦的出现，直接提升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成熟度，甚至到达了一个顶峰。为什么会在战争年代成熟？

通常而言，战争年代需要最直接表达抗争精神的战争文学。而现代主义诗歌是既晦涩又悲观，这种风格如何会在“救亡”为主题的时代盛行？穆旦等人的诗歌既纪实、也抒情，纪的是战争时代血腥残酷的社会现实，抒的是愤怒之情、哀痛之情。不管是杜甫的“诗史”传统，还是西方现代主义诗学理念，都是对现实的深层次关注，是对底层人民悲惨遭遇的悲悯与同情，以及对暴力、战争等各种压迫的愤怒与反抗。

这些融合着悲悯和反抗的情感如何在一首诗里融合？穆旦等诗人选择的现代主义诗学方法，像客观化、复调化等等，都是为了更好地抒发自己内心深处的情绪和想法，这些情绪有愤怒有悲恸，也有无力感、绝望感，而以这样的状态所抒写的诗歌，往往也蕴含了最深的反抗性和批判性。我们回顾西南联大阶段的文学和诗歌，不仅是看当时的诗人有怎样的时代观点，更是通过了解他们的表达方式，来把握一个时代的精神史。

讲座现场，从左至右依次是高旭、冯娜、唐诗人

冯娜：诗比历史更普遍，更真实

西南联大诗群是特殊的历史时期出现的诗人群体，这批诗人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诗学修养和文化视野。历史选择了这样一代人在家国存亡之际、在战争和迁徙之中，直面了时代的疮痍和剧变。

在西南联大诗群的诗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在现实的重负下、在“严重的时刻”，诗人何为、诗歌何为。

任何一个时代，诗人都要面临如何思考和处理自己与时代的关系问题，并试图回答现实向他们提出的种种疑难。个体性的书写与公共性的经验怎样得以贯通，从而实现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诗比历史更普遍，更真实”，是一个诗人始终要面对的核心问题。

穆旦的《森林之魅》、卞之琳的《慰劳信集》、杜运燮的《晚稻集》等文本都是这代诗人以最直接的现实经历、生命体验所凝结的他们的心神。他们创作实践不仅是诗学内部的探索，更是一种历史的存证。

每个人都无法逃避时代的际遇和公共处境，正如当下我们身处疫情，人类共同命运的体验从未如此深刻地链接了当代人；同时也强烈冲击着沉溺于个体情绪中的人们，正如米沃什曾言，“我从未离开人群，悲伤与遗憾联结着我们”。在人类共同的困境中，诗人和作家如何写出一种普遍的存在，是一个永远不会过时的问题。